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QIN QING SAN WEN

任建煜 选编

西安出版社



任建焯

选编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西安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5 号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编 者：任建煜

出版发行：西安出版社

社 址：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

电 话：(029) 7233570 7271137 7221384

邮政编码：710003

印 刷：安康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：25.625

字 数：571 千字

插 页：5

版 次：1995 年 4 月西安第 1 版

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4,000

ISBN 7—80594—205—6/I·40

定价：24.00 元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，请寄回另换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《名家亲情散文精选》囊括了当代百位作家的 130 篇代表作品，共分为《父母情深》《夫妻情笃》、《儿女情长》三个部分。

在这些亲情散文中，既有作家敞开胸襟的独白，也有深沉挚情的回忆；既有大胆真实的倾诉，又有缠绵悱恻的思念；既有默默无声的抚育艰辛，又有几多忘年的亲昵希冀……每一篇，都是作家生活中千般柔情的真实写照，又都是一幅充满多彩复杂的心灵风景。特别是对每位作家所作的“三言两语”更为读者和研究者掌握各位作家的生存状态、感情世界和人生轨迹提供了一把钥匙。

此书是广大读者的向往读物；也是文学爱好者了解作家感情生活的珍藏范本。

目 录

第一辑 父母情深

胡 适	我的母亲		(3)
郭沫若	芭 蕉 花		(9)
朱自清	背 影		(13)
老 舍	我的母亲		(16)
冰 心	我的父亲		(22)
	我的母亲		(25)
萧 军	母 亲		(30)
徐懋庸	母 亲		(35)
孙 犁	母亲的记忆		(42)
周而复	父 亲		(44)
碧 野	母 亲		(48)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叶至善	父亲的希望	(54)
秦 牧	动荡的家	(59)
汪曾祺	我的母亲	(71)
宗 璞	心的嘱托	(76)
	三松堂断忆	(80)
高晓声	初中二年半	(87)
唐达成	父亲的悔恨	(90)
林 非	童年琐记	(95)
从维熙	梦 魔	(100)
程树榛	还乡祭父记	(103)
刘成章	在古老的土地上	(109)
张 洁	母亲的厨房	(116)
	太阳的启示	(125)
戴厚英	儿女情长	(129)
毋国政	亲 情	(135)
赵 熙	绿 豆 儿	(139)
	秋 尽	(143)
田中禾	梦中的妈妈	(146)
杨闻宇	父亲与种子	(153)
韩静霆	母爱是船也是岸	(158)
程乃珊	我的妈妈	(163)
邹志安	黄 土	(172)
赵本夫	我上大学	(174)
韩石山	蛻衣小史	(180)
陆星儿	父亲的照片	(184)
	藏在相册里的命运	(187)

王宝成	寻求母爱	(193)
阿 城	父 亲	(200)
陈建功	妈妈在山岗上	(206)
梁晓声	感激命运 感激母亲	(213)
张曼菱	母亲的阳台	(218)
史铁生	母 亲	(221)
贾平凹	祭 父	(226)
	我不是个好儿子	(237)
韩少功	我家养鸡	(243)
郑彦英	融融三春晖	(247)
赵 玫	往 事	(253)
高建群	三个女人	(258)
方 方	入厕阅读	(264)
铁 凝	面 包 祭	(267)
陈丹燕	父亲的烟	(276)
裘山山	名字里的故事	(279)
朱 鸿	苦涩的苜蓿	(284)
陈 染	与母亲散步	(288)
苏 童	九岁的病榻	(292)

第二辑 夫妻情笃

林语堂	我的婚姻	(297)
冰 心	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	(302)
巴 金	怀念萧珊	(324)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杨 绛	写《围城》的钱钟书.....	(338)
孙 犁	亡人逸事.....	(353)
碧 野	花开花落.....	(358)
	漫长岁月 甘苦与共.....	(362)
管 桦	家庭的幸福是什么.....	(369)
黄宗英	快乐的阿丹.....	(381)
新风霞	“向你一生负责”.....	(397)
问 彬	初识杜鹏程.....	(417)
李建纲	给 亡 妻.....	(423)
段荃法	我、妻子和文学.....	(427)
温小钰	我不会让你停，我的罗曼司.....	(432)
汪浙成	怀念温小钰.....	(446)
张 洁	吾爱吾夫.....	(449)
陈国凯	妻 儿.....	(452)
沙叶新	我的“饲养员”.....	(458)
冯苓植	羊年话妻.....	(461)
叶永烈	爱情之酒 越陈越香.....	(466)
	妻子投稿记.....	(474)
韩静霆	一个家庭的男人和男人眼中的家庭	(479)
航 鹰	家庭乐章的主旋律是和谐.....	(484)
邓 刚	温馨的“拖累”.....	(494)
霍 达	君心似我心 两情长依依.....	(499)
银 笙	人生有棵银杏树.....	(506)
陈慧瑛	相识相知.....	(510)
王小鹰	闲话丈夫.....	(517)

	异有异的情趣·····	(524)
邹志安	妻子的故事·····	(533)
	有城市户口的农妇·····	(541)
梁晓声	姻缘备忘录·····	(545)
秦文君	家有博士·····	(554)
蒋丽萍	我 的 家·····	(558)
唐 敏	赌 懒·····	(561)
黄蓓佳	人在两难中·····	(565)

第三辑 儿女情长

叶圣陶	做了父亲·····	(575)
朱自清	儿 女·····	(579)
丰子恺	给我的孩子们·····	(586)
吴祖光	从女儿说起·····	(591)
郭 风	山村·女儿·童话·····	(598)
艾 煊	半个参谋 半个后勤·····	(602)
李 渠	读 书 乐·····	(606)
林 非	儿子的生日·····	(610)
毛 铨	舐 犊·····	(616)
刘绍棠	我的家庭·····	(623)
戴厚英	女儿替我养父母·····	(626)
叶永烈	到美国看儿子·····	(630)
赵 熙	花 灯·····	(635)
蒋子龙	家有升学女·····	(639)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女儿的琴声·····	(645)
蹇国政 生日·····	(664)
李佩芝 写给男男·····	(667)
程乃珊 吾家有女初长成·····	(673)
肖复兴 生日礼物·····	(677)
韩石山 儿女的电话·····	(681)
蒋 巍 女儿——一轮新升的太阳·····	(685)
陆星儿 我的不安 我的宽慰·····	(689)
在儿子出生的日子里·····	(693)
叶 梦 陌生的儿子·····	(697)
我家的“公关先生”·····	(701)
王浙滨 我的儿子·····	(704)
舒 婷 我儿子——家·····	(707)
王英琦 家 累·····	(711)
赵 玫 幸福的牵扯·····	(717)
斯 好 文章作法·····	(722)
大眼睛，小眼睛·····	(726)
黄蓓佳 贴身小袄·····	(730)
池 莉 怎么爱你也不够·····	(736)
方英文 犬子两月志·····	(741)
向 怡 写给女儿·····	(745)
裘山山 关于儿子的几个话题·····	(752)
朱 鸿 喜欢女儿·····	(757)
安 黎 儿 子·····	(764)
附录：作者简介及其散文观·····	(767)
后记·····	(809)

第一辑

父 母 情 深

□ 胡 适

我的母亲

我小时身体弱，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。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。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总是文绉绉地。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“像个先生样子”，遂叫我做“糜先生”。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。既有“先生”之名，我不能不装出点“先生”样子，更不能跟着顽童们“野”了。有一天，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“掷铜钱”，一位长辈走过，见了我，笑道：“糜先生也掷铜钱吗？”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，觉得太失了“先生”的身份！

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，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，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，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。每年秋天，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“监割”，（顶好的田，水旱无忧，收成最好，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，打下谷子，两家平分。）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。十一二岁时，我稍活泼一点，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，做了一些木刀竹枪，借得了几副假胡须，就在村口田里做戏。我做

的往往是诸葛亮、刘备一类的文角儿；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，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，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。

我在这九年（1895—1904）之中，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。在文字和思想（看下文）方面，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。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。有一次我们村里“当朋”（八都凡五村，称为“五朋”，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，名为“当朋”）筹备太子会，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。族里长辈反对，说我年纪太小，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。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。三十年来，我不曾拿过乐器，也全不懂音乐；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，我至今还不知道。至于学图画，更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，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。有一天，被先生看见了，挨了一顿大骂，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。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。

但这九年的生活，除了读书看书之外，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。

每天天刚亮时，我母亲便把我喊醒，叫我披衣坐起。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。她看我清醒了，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，说错了什么话，要我认错，要我用功读书。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，她说：“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。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，你要学他，不要跌他的股”。（跌股便是丢脸，出丑。）她说到伤心处，往往掉下泪来。到天大明时，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，催我去上早学。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；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，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。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，我

拿了跑回去，开了门，坐下念生书。十天之中，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。等到先生来了，我背了生书，才回家吃早饭。

我母亲管束我最严，她是慈母兼任严父。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，打我一下，我做错了事，她只对我一望，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，便吓住了。犯的事小，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。犯的事大，她等到晚上人静时，关了房门，先责备我，然后行罚，或罚跪，或拧我的肉。无论怎样重罚，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。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

有一个初秋的傍晚，我吃了晚饭，在门口玩，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。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，她怕我冷了，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。我不肯穿，她说：“穿上吧，凉了。”我随口回答：“娘（凉）什么！老子都不老子呀。”我刚说了这一句，一抬头，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，我赶快把小衫穿上。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。晚上人静后，她罚我跪下，重重地责罚了一顿。她说：“你没了老子，是多么得意的事！好用来说嘴！”她气得坐着发抖，也不许我上床去睡。我跪着哭，用手擦眼泪，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。医来医去，总医不好。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，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，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。这是我的严师，我的慈母。

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，又是当家的后母。这种生活的痛苦，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。家中财政本不宽裕，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。大哥从小便是败子，吸鸦片烟，赌博，钱到手就光，光了便回家打主意，见了香炉便拿出来卖，

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。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，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。但他总不够用，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。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，每人一盏灯笼，坐在大厅上不肯去。大哥早已避出去了。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。我母亲走进走出，料理年夜饭，谢灶神，压岁钱等事，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。到了近半夜，快要“封门”了，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，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，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。做好做歹的，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。一会儿，大哥敲门回来了。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。并且因为是新年，她脸上从不露出一丝怒色。这样的过年，我过了六七次。

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，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。她们常常闹意见，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，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。她们闹气时，只是不说话，不答话，把脸放下来，叫人难看；二嫂生气时，脸色变青，更是怕人。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，也是如此。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，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。我渐渐明白，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；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。这比打骂还难受。

我母亲的气量大，性子好，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，她更事事留心，事事格外容忍。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，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。我和她有小争执，总是我吃亏，母亲总是责备我，要我事事让她。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，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，一面打，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。我母亲只装做听不见。有时候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便悄悄走出门去，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，或走

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。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。

每个嫂子一生气，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，天天走进走出，板着脸，咬着嘴，打骂小孩子出气。我母亲只忍耐着，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，她也有她的法子。这一天的天明时，她便不起床，轻轻地哭一场。她不骂一个人，只哭她的丈夫，哭她自己苦命，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。她先哭时，声音很低，渐渐哭出声来。我醒了起来劝她，她不肯住。这时候，我总听得见前堂（二嫂住前堂东房）或后堂（大嫂住后堂西房）有一扇房门开了，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。不多一会，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。我开了房门，她走进来，捧着一碗热茶，送到我母亲床前，劝她止哭，请她喝口热茶。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，伸手接了茶碗。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，才退出去。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，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，然而各人心里明白，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。奇怪得很，这一哭之后，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。

我母亲待人最仁慈，最温和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。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，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。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，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，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，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。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，她气得大哭，请了几位本家来，把五叔喊来，她当面质问他，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。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，她才罢休。

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，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。我十四岁（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）便离开她了，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，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。